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女妖的眼睛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女妖的眼睛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51379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51372

出版时间：2004-5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周嘉宁

页数：19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被情欲，死亡，宿命纠缠的神秘村庄。
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周嘉宁的最新力作。

在麦田的泥土上面，在鸟群低空掠过的空气里，在云层压得透不过气的天空下面，在死亡树粗糙的枯叶里，在西溪边灼热的鹅卵石上，她们的喘息，她们身体的温度，她们纠缠的头发，她们的微笑，她们，她们，她们都凋落在了哪里？

作者简介

周嘉宁，1982年2月生于上海，水瓶座。

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四年级在读，九月份将继续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。2001年出版小说集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，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《陶城里的武士四四》。兼职一家时尚报纸的时装编辑，为多家报纸杂志撰稿。

<<女妖的眼睛>>

章节摘录

母亲为我们的生日煎了两个鸡蛋，我拿手撩拨着没有凝起来的蛋黄，用嘴去吸，萨尔梅把她的那份让给了我。
她换了一件米色的长袍，是父亲的睡衣，长长地盖住她的脚背，身体光溜溜地钻在里面。
她用衣服帮我擦手，留下一摊浅黄色的印记。
母亲说：“石头底下，你知道你几岁了吗?”我专心地吃手里的鸡蛋，好像那种香味是绵延着钻到骨头里面去的一样。
萨尔梅趴在门槛上看着不远处的石柱子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什么时候算是真正的女人了?”“等女妖睁开眼睛的那一天，你就是真正的女人了。
”我突然想到村长的话，那个目光阴沉的男人，他用毛了边的衣服袖子抚过我的头发。
我从萨尔梅的背后看那石柱上女妖的眼睛，紧紧地闭着，看上去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，长长的眼线缠绵了多少年，连村长都说不清楚了，她已经被石头封住了生命，她的生命长在了石头里了。
晚上一片喧嚣，有砸锅卖铁般的声响。
我躺在被子里，萨尔梅睡熟了，我听到有无数人跑动的声音，是人在跑步，很多人，他们跑得很急，气喘吁吁，步伐快得我无法用我的思维来跟上去，没有节奏的，嘈杂得不得了。
风很大，春天特有的沙尘天气，在夜晚听起来就像是干燥得不得了的声音，几乎能够想像它们割裂你的面孔，嵌入你的皮肤。
我噩梦不断，梦到自己奔跑得快要死掉了也停不下来，后来真的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我就醒了，用手摸自己的脸，上面还残留着白天被鸟屎袭击后留下的温润的感觉。
外面依然是吵闹不堪的，我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，结果在另一个噩梦里我梦到自己在人群中无法呼吸，我打开窗户，打开所有的窗户，后来我又死了。
第二天推开门的时候鸟的尸体到处都是，它们看上去都是从高空坠落下来的，骨头都摔断了。
父亲和母亲在院子里挖土坑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穿着黑颜色的衣服，像两个掘墓人一样。
我飞快地跑出家门，麦地里是身体上沾满了泥土的死鸟，各种颜色的鸟。
当它们死去了以后，它们看上去就和地上的泥土化成了一体，它们是一体的。
死亡树上还悬吊着被枝叶卡住的尸体，像腐烂的风铃一般不时会掉下来，发出沉闷的坠地的声音。
我被砸中了，一只灰黑色的鸟突然砸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感到它的爪子抓住了我的肩膀，只是一秒钟的时间，它抓住了我，但是它死了，它的身体已经是僵硬的了，羽毛看上去暗淡得像是枯死的草。
我害怕得要死。
村子里到处都是鸟，只要是目光可以触到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各种鸟横躺在地上，它们露出的肚子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死鱼，这绝对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。
我看到村长了，穿着黑色毡毛大衣的村长就蹲在石柱子的底下，他的眉头绞在一起，头发一蓬灰黑来不及整理。
他的手指在石柱上反复移动，手指颤抖而僵硬，伸出来的食指不时抽动着。
石柱子的：周围被鸟的尸体围了起来，让它看上去像图腾一般。
我知道村长在看什么，在刹那间我撒开双腿想跑开。
“石头底下。
”村长叫住了我，他的头发后面像是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住我。
“你是容易把神惹怒的孩子，以后远离这根石柱；我不想看到自己村子里的人受到伤害，知道吗?你生来潮湿，潮湿是这里所有的人害怕的东西，你是灾祸，远离这根石柱，如果你不想伤害你的家人，不想伤害萨尔梅。
”村长始终没有回头，他的手指在我用树枝刻上去的乌鸦上面反复摸索，那只乌鸦死在了西溪的对岸，我看到它一头撞在了塔庙上。
他的眼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液体，它们匆匆地经过他的眼睛，在里面留下沉淀物。
他说他看到过很多东西了，化在雨水里支离破碎的彩虹，秋天飞回来的候鸟羽毛里藏着的春天的灰尘，蚯蚓的眼睛看出去的泥土。

我看不到这些，我看不到这些。
在村子里有一本很久很久以前的书，是村长拿出来的。
它的面子是动物的皮，上面布满了霉点。
村长说里面记录着很多从前发生过的事情，像西溪沿岸的那场战争等。
还有插画。
我在书里面看到了石柱子的画，用炭一样的东西画下来的，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村长说这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书了，是村子里的历史书，每一代人都在上面写字。
他用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地翻，书的边缘已经烂了，纸张发脆得用手指头轻轻捅一下就会留下一个窟窿。
他翻到一页停了下来，给男人看，男人俯下身体仔细地看，然后对村长摇了摇头说：“它上面讲了什么?”　村长用手指点着上面一行行早已不辨形状的字说：“雨水让眼睛重新看到彩虹。
”他看看男人，“你可以等待村子里再次下一场大雨，这里的雨水或许可以治好樊樊的眼睛，不过这里很少很少下大雨，可能你会等上几个月，几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要知道这上面上一次的雨季的记载恐怕都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，几百年。
”　“几百年。
”男人粗大的手指垂了下来。
“几百年。
”樊樊的眼睛闭了又睁开。
“几百年。
”萨尔梅笑了。
母亲手指的疼痛突然变得频繁起来，并不是猛烈的，只是轻微的痉挛和抽搐。
母亲有时候坐在台阶上说：“有一根细线哟，拽着我的手指。
”可是她的手指已经没有了呀。
在她六岁的那年就已经没有了呀，她说她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维系着她六岁以前的记忆，那种记忆她已经说不出具体的样子，但是她知道有东西真实地存在着，如此坚不可摧地存在着。
那是什么，那　是，什么。
有时候她在院子里面洗衣服，有时候她坐在屋檐底下看头顶飞过去的鸟群，有时候她看着我和樊樊奔跑着冲出门去，有时候她躺在父亲的身边，轻轻地上下起伏地呼吸，然后残缺的左手小手指突然地疼痛起来，她就屏住呼吸。
疼痛纤弱而敏感，似乎也在呼吸。
她把眼睛闭起来，脖子里的皱纹会在那一个瞬间突然出现，遍布她的身体。
她感受到一种力量，在她的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，在她试图要捕捉的时候，疼痛会消失得找也找不到。
后来脚踩麦子是怎么样把九根手指从台阶上抱起来，他的鼻子里面还喷出浸泡在酒里面花瓣的味道，他的手脚还是冰凉的，他把九根手指从台阶上抱起来，放在肩膀上面，他的手抱住她柔软的腰，一群归巢的乌鸦从他们的头顶掠过去，哑哑地叫着。
他走进屋子，把她放在床上，她的头发松软地散发着麦子酒的清香，左手的手指痉挛地卷曲着。
在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，她的脖子上面出现了大片大片细小的皱纹。
他流着眼泪再次败了下来。
这一次竟是永远。
头发虱子来的时候母亲正和樊樊一起在清洗煮草药的罐子，褐色的汁水顺着母亲的胳膊往下面流，她的身上混合着各种植物汁液好闻的味道，樊樊的眼睛里面已经有了村子周围儿乎所有植物的汁液，头发虱子在院子的门口站住了。
“你好。
”母亲用纱布擦干净罐子，纱布上还沾着残存的草药渣滓。
“有些事情，关于你的男人，我有点不明白。
”头发虱子是个我喜欢的女人，说不清楚，她是和母亲完全不一样的女人，她的眼睛长得像迎风生长

的麦子一样健康。
“怎么?”母亲用左手把遮住眼睛的一绺头发撩拨到耳朵后面去。
“他败了。
”头发虱子笑了，“我再也不能够拥有他，哪怕只是瞬间。
那个瞬间他会皱起眉头，他会深深地喘息，他的眼睛会变得迷离，他的身体会变得脆弱。
可是我再也不能够拥有这样的瞬间，他败了。
”头发虱子在嘴角边遗留了一个单薄的笑容，“你爱他吗?你是爱他的吧，我知道。
”　　母亲从井里面捞上来一罐子酒，冰凉的罐子在闷热的空气里面起了水汽，母亲用手指抚去水汽，拿出两只瓷碗，咕咚咕咚地倒了一碗给头发虱子，又给自己倒了一碗。
樊樊和我趴在窗格子的后面。
头发虱子捧起碗把酒倒进了喉咙，一些冰凉的液体沿着她的嘴角流出来，落到地上一下子就被泥土吸收了，在空气里面蒸发掉了。
“那天他扛着你走过我的家门口，16年前了，我还是清晰地记得他手指上面的青筋，一根根地如此清晰，他甚至没有朝我看一眼，我也记得你的身体，水珠从上面滚落下来，美极了。
”　　男人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来收集雨水，早晨他就背了他的大包出门，包里面鼓起来很多东西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在村子里收集了那么多的罐子。
他把它们放在很多地方，死亡树宽大的树叶子底下，这样倾盆大雨的时候雨水就会顺着树叶的茎脉落到罐子里面。
西溪边上的石头堆上是一些宽口的瓦罐，那里地势低平，雨水会顺着泥土冲刷下来，流进那些宽口瓦罐。
石柱子的周围摆放着一圈瓷瓶子，高高低低的瓷瓶子放在女妖的眼睛底下，樊樊笑着跟在他的父亲后面说：“如果女妖也哭了，那么她的眼泪就会通通掉进这些瓷瓶子里面。
”我和樊樊帮着男人放瓶子，每天做无数次的弯腰运动，到了夜晚所有的肌肉都像是浸泡在醋里面一样地酸痛着。
我踢翻了一个瓶子，那是一个上面有着青颜色描花的瓷瓶子，拿起来对着太阳看，会觉得它几乎是透明的一层纸片，有着细细的口，它没有碎，只是在瓶口的地方多了一个很小的缺口。
我担心地用手去摸的时候，缺口在瞬间就划破了我的手指，一滴圆润的鲜红的血滚了出来掉到泥土里面以后就没有了，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就隐没在泥土里面。
村子里面的人开始等待着这一场雨，这种等待因为没有目的而不安。
大风把死亡树的叶子吹得簌簌响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看天空，或者就发疯般地往家里面跑着，嚷着下雨了下雨了。
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生活着，母亲在家里面准备好了草药，那种可以治疗关节疼痛的草药，她仔细地用纱布把它们等份量地包起来，然后堆放在院子角落干燥的地方。
村长在养牲畜的地方拉起了大大的雨棚，他拉雨棚的那天我看见巨大的油布像面旗子一样地在风里面飘舞着，黑颜色的，一下子就遮住了半个天空。
几乎每户人家都在屋子里面燃烧着可以吸收潮气的香料，整个村子沉浸在这样的异香中间。
燃烧的烟雾若有若无地在村子的上空弥漫着，像是乌云一般，每天都有人在说：“看那天呀，那天变成了这种颜色，这会是一场怎么样的雨啊。
”　　萨尔梅成天都趴在窗户前面望着天空，她保持着脖子仰着的角度，把下巴搁在手臂上面，直到把手臂压出一条条的红色印记。
天空还是干得要长出裂缝的样子，像是一只巨大的煮成红　　颜色的蛋壳，被轻轻地敲击出了细小的裂缝，逐渐地蔓延着。
“真的要下雨了吗?樊樊，樊樊。
”萨尔梅在嘟囔着。
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